



品香

□ 曹吉锋

书香

“文字飘香, 纸墨含情。”曾记否, 儿时每当新学期发下新课本,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便是迫不及待地...

在20世纪80年代, 沂蒙山脚下的某所乡村小学里, 学校的条件还很艰苦, 学生们考试用的试卷和...

腹有诗书气自华, 最是书香能致远。通过品读一本书, 发掘文字背后的意境, 品味语言隐藏的意蕴...

开卷有益, 一本小说, 一本散文, 抑或一本哲理小品, 最好是一本纸质的书刊, 捧在手心里, 慢慢地读...

“三更灯火五更鸡, 正是男儿读书时, 黑发不知勤学早, 白首方悔读书迟。”行动起来, 读一本书, 一本让人积极向上的书, 让读书成为一种习惯, 让书香永远伴你左右。

灯香

“月黑见渔灯, 孤光一点萤。”在漆黑的夜里, 漫无边际的大海上, 突然出现的一座灯塔, 泛出的灯光, 顿时让找不到航向的水手们心里升起希望...

在略有些寒意的秋天里, 打开一盏小小的台灯, 或者点上一截短短的蜡烛, 灯光也不需要太明亮, 更不需要太刺眼, 淡淡的, 只要能够看清楚书上的字也便足够了。

泡上一杯清茗, 可以不是龙井普洱等阳春白雪般的高贵品种, 仅仅是一杯迎宾茶之类的普通的茶水, 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 再捧起一本想了许久也没有沉下心来读的书, 也许, 在平时的日子里, 尘世的喧嚣, 工作的烦恼, 人生的不如意, 都让人很容易浮躁, 自己根本读不下去。

犹记得, 冰心先生的那篇散文《小桔灯》, 温暖了很多人的心。“把那小橘碗四周相对地穿起来, 像一个小灯笼似的, 用一根小竹棍挑着, 又从窗台上拿了一段短短的蜡头, 放在里面点起来……”

小桔灯的香, 是一个时代缩影的香, 是一个年轮转动的香, 更是一个少年心灵记忆的香。虽然, 我的少年时光已经走远, 但是它时不时还会走进我的梦里。

(作者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



让法官为法治文化代言 “背包法官”故事在国家话剧院舞台上演

□ 本报记者 徐伟伦 □ 本报通讯员 杨晨晖 孙莹

近日, 以“背包法官”为创作题材的原创新话剧《鼓楼那些事儿》在国家话剧院上演, 连续6场的演出, 在京城掀起了法治文化新热潮。

这样的法治文化创作, 在东城法院不在少数。近年来, 东城法院立足辖区特色和资源优势, 每年自编自导自演一部话剧, 先后将执行、立案、民事、刑事等不同领域的法官故事呈现在舞台上。

与此同时, 东城法院融合法治文化建设和审判工作现代化建设, 构建起以文明引领为牵引, 以文物保护、文艺保障、文创促进、文旅支持为主要内容的“一领四面”工作格局。

法官是主角

“剧本创作过程中, 编剧刘深找到我, 问我作为基层巡回审判的法官, 最深刻的感触是什么? 我向他讲了那些办案中让人揪心、让人欣慰、让人唏嘘、让人感动的故事。”

刘深告诉《法治日报》记者, 他曾担任东城法院的人民陪审员, 履职过程中接触了不少法官和案件, 在其中, 背着国徽, 骑着电动车, 走胡同穿小巷的“背包法官”冯晓光, 尤其吸引了他的目光。

刘深告诉《法治日报》记者, 他曾担任东城法院的人民陪审员, 履职过程中接触了不少法官和案件, 在其中, 背着国徽, 骑着电动车, 走胡同穿小巷的“背包法官”冯晓光, 尤其吸引了他的目光。

“作为一名法学生, 之前并没有听说过‘背包法官’, 但这部话剧使我深刻认识到, 在实践中, 一名有温度的法官应该是什么样的。”

“您上学的时候, 就想当这样的法官吗?” 《鼓楼那些事儿》中, 当调解陷入僵局, 书记员带着哭腔问自己的师傅赵晓海。“我上学的时候啊, 不想当这样的法官——我想当蝙蝠侠!”

蝙蝠侠, 在剧中不仅是无私为陌生人提供帮助, 打抱不平的精神符号, 也是赵晓海所投射的人生理想。

“具备了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坚实内核与能力, 真正理解人民法官的意义和价值, 方能处理好关乎百姓生计的大情小事, 守护好一方和谐稳定。”

“你佩服, 就那家!” 我顺着报警人老谢手指的方向看去, 三楼阳台里果然散发着幽幽的红光。

“这种状况持续了一个多月了, 我们这边老城区, 租房子的比较多, 原来都挺正常的, 我怀疑这里面有问题!”

“你别说, 这半夜看上去是挺瘆人的。”小海昂着脖子喊道。我挠着下巴, 心里已经有了某个答案, 但秉着负责任, 解答群众疑惑的原则, 还是要确定一下。

“必须准确, 我都掐着表看多少次了。”老谢笃定道。这下我心里的答案又确定了几分。

剧中, 不见威严的法庭, 也没有穿着法袍, 拿着法槌的法官, 而是每天走街串巷, 为老百姓解决无数鸡毛蒜皮琐事的“背包法官”。

“这就爱看法官故事, 不仅好看还长见识。” “为了把老百姓的事处理好, 法官们确实花了不少心思。”

东城法院党组书记、院长何马根认为, 让法院干警成为法治文化建设的参与者、推动者、受益者, 才能创作出打动人的好作品。

为民是主题

“您上学的时候, 就想当这样的法官吗?” 《鼓楼那些事儿》中, 当调解陷入僵局, 书记员带着哭腔问自己的师傅赵晓海。

“作为一名法学生, 之前并没有听说过‘背包法官’, 但这部话剧使我深刻认识到, 在实践中, 一名有温度的法官应该是什么样的。”

“具备了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坚实内核与能力, 真正理解人民法官的意义和价值, 方能处理好关乎百姓生计的大情小事, 守护好一方和谐稳定。”

“你佩服, 就那家!” 我顺着报警人老谢手指的方向看去, 三楼阳台里果然散发着幽幽的红光。

“这种状况持续了一个多月了, 我们这边老城区, 租房子的比较多, 原来都挺正常的, 我怀疑这里面有问题!”

“你别说, 这半夜看上去是挺瘆人的。”小海昂着脖子喊道。我挠着下巴, 心里已经有了某个答案, 但秉着负责任, 解答群众疑惑的原则, 还是要确定一下。

“必须准确, 我都掐着表看多少次了。”老谢笃定道。这下我心里的答案又确定了几分。

“你佩服, 就那家!” 我顺着报警人老谢手指的方向看去, 三楼阳台里果然散发着幽幽的红光。

“这种状况持续了一个多月了, 我们这边老城区, 租房子的比较多, 原来都挺正常的, 我怀疑这里面有问题!”

“你别说, 这半夜看上去是挺瘆人的。”小海昂着脖子喊道。我挠着下巴, 心里已经有了某个答案, 但秉着负责任, 解答群众疑惑的原则, 还是要确定一下。

“必须准确, 我都掐着表看多少次了。”老谢笃定道。这下我心里的答案又确定了几分。

“你佩服, 就那家!” 我顺着报警人老谢手指的方向看去, 三楼阳台里果然散发着幽幽的红光。

“这种状况持续了一个多月了, 我们这边老城区, 租房子的比较多, 原来都挺正常的, 我怀疑这里面有问题!”

“你别说, 这半夜看上去是挺瘆人的。”小海昂着脖子喊道。我挠着下巴, 心里已经有了某个答案, 但秉着负责任, 解答群众疑惑的原则, 还是要确定一下。

“必须准确, 我都掐着表看多少次了。”老谢笃定道。这下我心里的答案又确定了几分。

“你佩服, 就那家!” 我顺着报警人老谢手指的方向看去, 三楼阳台里果然散发着幽幽的红光。

“这种状况持续了一个多月了, 我们这边老城区, 租房子的比较多, 原来都挺正常的, 我怀疑这里面有问题!”

“你别说, 这半夜看上去是挺瘆人的。”小海昂着脖子喊道。我挠着下巴, 心里已经有了某个答案, 但秉着负责任, 解答群众疑惑的原则, 还是要确定一下。

民、公正司法工作主题的身体力行。文化与法治的融合, 则让法官们事半功倍。

“你佩服, 就那家!” 我顺着报警人老谢手指的方向看去, 三楼阳台里果然散发着幽幽的红光。

“这种状况持续了一个多月了, 我们这边老城区, 租房子的比较多, 原来都挺正常的, 我怀疑这里面有问题!”

“你别说, 这半夜看上去是挺瘆人的。”小海昂着脖子喊道。我挠着下巴, 心里已经有了某个答案, 但秉着负责任, 解答群众疑惑的原则, 还是要确定一下。

“必须准确, 我都掐着表看多少次了。”老谢笃定道。这下我心里的答案又确定了几分。

“你佩服, 就那家!” 我顺着报警人老谢手指的方向看去, 三楼阳台里果然散发着幽幽的红光。

“这种状况持续了一个多月了, 我们这边老城区, 租房子的比较多, 原来都挺正常的, 我怀疑这里面有问题!”

“你别说, 这半夜看上去是挺瘆人的。”小海昂着脖子喊道。我挠着下巴, 心里已经有了某个答案, 但秉着负责任, 解答群众疑惑的原则, 还是要确定一下。

“必须准确, 我都掐着表看多少次了。”老谢笃定道。这下我心里的答案又确定了几分。

“你佩服, 就那家!” 我顺着报警人老谢手指的方向看去, 三楼阳台里果然散发着幽幽的红光。

“这种状况持续了一个多月了, 我们这边老城区, 租房子的比较多, 原来都挺正常的, 我怀疑这里面有问题!”

“你别说, 这半夜看上去是挺瘆人的。”小海昂着脖子喊道。我挠着下巴, 心里已经有了某个答案, 但秉着负责任, 解答群众疑惑的原则, 还是要确定一下。

“必须准确, 我都掐着表看多少次了。”老谢笃定道。这下我心里的答案又确定了几分。

“你佩服, 就那家!” 我顺着报警人老谢手指的方向看去, 三楼阳台里果然散发着幽幽的红光。

“这种状况持续了一个多月了, 我们这边老城区, 租房子的比较多, 原来都挺正常的, 我怀疑这里面有问题!”

“你别说, 这半夜看上去是挺瘆人的。”小海昂着脖子喊道。我挠着下巴, 心里已经有了某个答案, 但秉着负责任, 解答群众疑惑的原则, 还是要确定一下。

“必须准确, 我都掐着表看多少次了。”老谢笃定道。这下我心里的答案又确定了几分。

“你佩服, 就那家!” 我顺着报警人老谢手指的方向看去, 三楼阳台里果然散发着幽幽的红光。

“这种状况持续了一个多月了, 我们这边老城区, 租房子的比较多, 原来都挺正常的, 我怀疑这里面有问题!”

“你别说, 这半夜看上去是挺瘆人的。”小海昂着脖子喊道。我挠着下巴, 心里已经有了某个答案, 但秉着负责任, 解答群众疑惑的原则, 还是要确定一下。

“必须准确, 我都掐着表看多少次了。”老谢笃定道。这下我心里的答案又确定了几分。

“你佩服, 就那家!” 我顺着报警人老谢手指的方向看去, 三楼阳台里果然散发着幽幽的红光。

“这种状况持续了一个多月了, 我们这边老城区, 租房子的比较多, 原来都挺正常的, 我怀疑这里面有问题!”

“你别说, 这半夜看上去是挺瘆人的。”小海昂着脖子喊道。我挠着下巴, 心里已经有了某个答案, 但秉着负责任, 解答群众疑惑的原则, 还是要确定一下。

“必须准确, 我都掐着表看多少次了。”老谢笃定道。这下我心里的答案又确定了几分。



神秘红光

□ 邱毅

“你佩服, 就那家!” 我顺着报警人老谢手指的方向看去, 三楼阳台里果然散发着幽幽的红光。

“这种状况持续了一个多月了, 我们这边老城区, 租房子的比较多, 原来都挺正常的, 我怀疑这里面有问题!”

“你别说, 这半夜看上去是挺瘆人的。”小海昂着脖子喊道。我挠着下巴, 心里已经有了某个答案, 但秉着负责任, 解答群众疑惑的原则, 还是要确定一下。

“必须准确, 我都掐着表看多少次了。”老谢笃定道。这下我心里的答案又确定了几分。

“你佩服, 就那家!” 我顺着报警人老谢手指的方向看去, 三楼阳台里果然散发着幽幽的红光。

“这种状况持续了一个多月了, 我们这边老城区, 租房子的比较多, 原来都挺正常的, 我怀疑这里面有问题!”

“你别说, 这半夜看上去是挺瘆人的。”小海昂着脖子喊道。我挠着下巴, 心里已经有了某个答案, 但秉着负责任, 解答群众疑惑的原则, 还是要确定一下。

“必须准确, 我都掐着表看多少次了。”老谢笃定道。这下我心里的答案又确定了几分。

“你佩服, 就那家!” 我顺着报警人老谢手指的方向看去, 三楼阳台里果然散发着幽幽的红光。

“这种状况持续了一个多月了, 我们这边老城区, 租房子的比较多, 原来都挺正常的, 我怀疑这里面有问题!”

“你别说, 这半夜看上去是挺瘆人的。”小海昂着脖子喊道。我挠着下巴, 心里已经有了某个答案, 但秉着负责任, 解答群众疑惑的原则, 还是要确定一下。

“必须准确, 我都掐着表看多少次了。”老谢笃定道。这下我心里的答案又确定了几分。

“你佩服, 就那家!” 我顺着报警人老谢手指的方向看去, 三楼阳台里果然散发着幽幽的红光。

“这种状况持续了一个多月了, 我们这边老城区, 租房子的比较多, 原来都挺正常的, 我怀疑这里面有问题!”

“你别说, 这半夜看上去是挺瘆人的。”小海昂着脖子喊道。我挠着下巴, 心里已经有了某个答案, 但秉着负责任, 解答群众疑惑的原则, 还是要确定一下。

“必须准确, 我都掐着表看多少次了。”老谢笃定道。这下我心里的答案又确定了几分。

“你佩服, 就那家!” 我顺着报警人老谢手指的方向看去, 三楼阳台里果然散发着幽幽的红光。

“这种状况持续了一个多月了, 我们这边老城区, 租房子的比较多, 原来都挺正常的, 我怀疑这里面有问题!”

“你别说, 这半夜看上去是挺瘆人的。”小海昂着脖子喊道。我挠着下巴, 心里已经有了某个答案, 但秉着负责任, 解答群众疑惑的原则, 还是要确定一下。

“必须准确, 我都掐着表看多少次了。”老谢笃定道。这下我心里的答案又确定了几分。

“你佩服, 就那家!” 我顺着报警人老谢手指的方向看去, 三楼阳台里果然散发着幽幽的红光。

“这种状况持续了一个多月了, 我们这边老城区, 租房子的比较多, 原来都挺正常的, 我怀疑这里面有问题!”

“你别说, 这半夜看上去是挺瘆人的。”小海昂着脖子喊道。我挠着下巴, 心里已经有了某个答案, 但秉着负责任, 解答群众疑惑的原则, 还是要确定一下。

“必须准确, 我都掐着表看多少次了。”老谢笃定道。这下我心里的答案又确定了几分。

“你佩服, 就那家!” 我顺着报警人老谢手指的方向看去, 三楼阳台里果然散发着幽幽的红光。

“这种状况持续了一个多月了, 我们这边老城区, 租房子的比较多, 原来都挺正常的, 我怀疑这里面有问题!”

“你别说, 这半夜看上去是挺瘆人的。”小海昂着脖子喊道。我挠着下巴, 心里已经有了某个答案, 但秉着负责任, 解答群众疑惑的原则, 还是要确定一下。

“必须准确, 我都掐着表看多少次了。”老谢笃定道。这下我心里的答案又确定了几分。

“你佩服, 就那家!” 我顺着报警人老谢手指的方向看去, 三楼阳台里果然散发着幽幽的红光。

“这种状况持续了一个多月了, 我们这边老城区, 租房子的比较多, 原来都挺正常的, 我怀疑这里面有问题!”

“你别说, 这半夜看上去是挺瘆人的。”小海昂着脖子喊道。我挠着下巴, 心里已经有了某个答案, 但秉着负责任, 解答群众疑惑的原则, 还是要确定一下。

“必须准确, 我都掐着表看多少次了。”老谢笃定道。这下我心里的答案又确定了几分。

“你佩服, 就那家!” 我顺着报警人老谢手指的方向看去, 三楼阳台里果然散发着幽幽的红光。

Advertisement for the book 'Lawyer Thinking and Writing' (法律人思维与写作) by Zhao Hong, published by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Advertisement for 'The Way of Professional Article Writing for Lawyers' (律师专业文章写作之道) by Zhao Qing, published by Zhejiang Jin Dao Law Firm.

Advertisement for 'Heart Bridge' (心桥) by Yuan Hong, published by Hubei Provincial People's Procuratorate.